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淚珠緣
第九十二回 十杯酒甜酸辨滋味 兩房妻左右做難人

卻說盛蓮仙正和何祝春、華夢庵在亭子上飲酒，忽兒送進一封信來，大家看是寶珠約他們到自己園裡看戲去的，夢庵早喜得手舞足蹈道：「好極！好極！他們家的女班子實在不錯。前兒在這裡看過一回，到如今我還想著呢。」祝春也道：「那唱鬥牛宮的旦角叫什麼『香玉』的，真算得個美人兒，不知道如今還在班子裡也不？」蓮仙笑道：「這人聽說是寶珠最喜歡的，常在眉山房裡和丫頭們一塊兒玩，前兒浣花去還聽他的曲子，料想仍在那裡。」夢庵道：「這人真是可人，他的聲容笑貌，我合著眼還像在我的面前一般。可恨寶珠既然邀我們去看戲，偏要約在後天，教人像熱鍋上螞蟻似的，等這兩天可不耐煩呢。我的意思，此刻便去。他家的班子是養在家裡的，比不得外頭傳的班子。要定日子，你們看怎麼樣？」祝春道：「他園裡住著內眷，我們突然間跑去，怕不容我們進園子去呢。」夢庵道：「管他呢，我們且到了他家再說。快把桌面上的酒乾了，跟著我去。」說著，便把自己的一大杯酒直脖子灌了下去，跳起來，拉著蓮仙、祝春要走。還是蓮仙說：「難不成單為咱們三個要他們唱一本戲嗎？便唱起來，也沒得精神。要曉得，唱戲的全靠看戲的人助著興彩，看的人越多，唱的人越是有興。若只兩三個看去，那唱的人還有什麼興子？並且他們的班子，並不是供客的，怎麼好意思去硬要來看？他既約在後天，差不過一天半日，我勸你不如耐著些吧！」夢庵道：「偏你有這許多顧慮，你不去，我和祝春去也得！」祝春搖搖首道：「你愛去，你便一個兒去，何必要我們陪著？」夢庵想了想道：「也罷，便我一個兒去，等我和寶珠說妥了，再來請你們去享現成吧。」說著，便大步自去了。這裡蓮仙和祝春兩個，便自用飯。飯後，祝春又替蓮仙畫了兩柄紈扇，直等到晚也不見華夢庵的回信。祝春笑道：「華瘋兒想必掙了一鼻子灰，沒臉兒來見人，嗒喪著躲回家去了。」蓮仙道：「我想必是寶珠不在家裡。若是在家裡，這位瘋爺哪裡肯放他們過門？便是看不到戲，少不得也要弄些酒吃。他兩個難道對酌不成，不來邀你我嗎？」祝春想想不錯，便也不說別的，約了蓮仙說後來邀他同去，便自告別去了。蓮仙因把方才畫就的兩柄紈扇帶了進去。一柄是冷素馨的，一柄是浣花的，都畫的十分工細。一樣的兩隻蝴蝶，幾簇落花，只是姿勢不同些兒，此外也批評不出個高低。蓮仙因把兩柄紈扇一起擺在桌上，笑道：「誰愛那一柄兒，好在都是單款，你們自己揀吧。」浣花便隨手拿了面上的一柄，看了看，卻不作聲兒，見素馨拿著的一柄好像畫的好些，因和素馨掉了一柄來看，卻是一般的落花蝴蝶，因道：「誰教他畫這個的？」蓮仙道：「隨便畫著罷了，誰點品兒呢？」浣花道：「什麼不好畫，偏要畫這落花？我看了便不由的不納悶起來。」蓮仙笑道：「你不愛這個，明兒還教他畫一柄過，你愛什麼，你自己點品兒畫去，這一柄留著我用吧。」又道：「你婉姊姊是最愛落花的。前兒他曾詠過十首詩呢，我記得有兩句是『六朝金粉空中色，一代繁華夢裡身』，倒很切得上落花蝴蝶的題頭，我明兒把這兩句題上，請你送給婉姊姊去如何？」素馨笑道：「那更討沒趣了。婉妹妹不是姓花嗎？你把這個送給他，他還疑心你是咒詛他呢！」蓮仙方才領悟浣花不愛這柄扇子，也是因為犯了他的名諱，因便拿別的話搭訕開了。

其時已是上燈時分，團兒進來，把浣花房裡的洋燈點了，問夜飯開在哪裡，蓮仙因道：「就在這裡外房也好。奶奶房裡有金橘兒浸的酒，你去問珠兒拿一瓶來。」素馨道：「珠兒怕找不到呢。去年浸的酒，花色太多了，貼著的羹兒也多脫了漿，前兒連我自己也認不清呢。你去說，除了有箋子貼著的瓶子，看是顏色白的，多拿了來，省得回來拿錯了又要一趟趟的跑。」浣花笑道：「什麼酒我這裡都有，單只少了一種金橘兒。我想這種酸溜兒的東西，有什麼好吃？」蓮仙道：「你不曾吃過，自然不知道。回來你試嚐嚐瞧，包管你明兒也喜歡吃這個呢。」說著，冷素馨不禁一笑，蓮仙因想：「這個『酸』字又犯了諱？」恐怕浣花疑心他有意奚落，即忙頓住了嘴。卻好，珠兒和團兒已捧了酒來，因便一手將著浣花，一手將著素馨同出房來。見杯箸已擺現成，便各坐下，素馨先把一瓶，拿來斟了半杯，嘗了嘗道：「這是佛手片浸的。」說著，仍想把酒倒入瓶去。浣花道：「佛手片浸的是什麼個味兒，給我嚐嚐瞧。」素馨便把這半杯酒遞給浣花，浣花吮了一吮，蹙眉兒道：「又甜又苦又辣，怪難吃的，怎麼做這種酒？」蓮仙道：「也讓我嚐嚐瞧」，說著，便向浣花手裡接了過去，攔在唇邊，細細兒嘗著滋味，卻道：「很好的味兒，我便吃這個吧。」素馨道：「你愛這個，我替你斟滿了。」蓮仙道：「盡這半杯子吧，吃了這個，我還要吃別的呢，你把那幾瓶索性都倒一點兒出來，大家嚐嚐。」珠兒便又另開一瓶，斟了一點遞與素馨。素馨道：「傻丫頭，這香味也聞得出來，還要嘗呢？」浣花接了去。聞一聞道：「這是木香花浸的嗎？我也有得浸著。不過顏色沒這麼清。」素馨道：「我的酒有三種做法：有的取色，有的取香，有的取味。只有取味的果子酒是浸的，此外取香取色的做法又自不同：取香的卻用珠羅做成一個袋子，盛了花片凌空掛在大瓶子裡，裡面的酒不過半瓶，悶緊了不使他出氣，過上一天，再把花片兒換了新的，換到七八回，花兒也開完了，我的酒也成功了，所以我做的酒，一個花時，不過做得豐瓶，因為花片不浸下去，酒的顏色自然不變，而且香得很，比浸著的還要好些；那取色的酒也是這樣做法，先把香氣吸足了，然後弄些花瓣兒來，搗成了汁，一滴一滴的加上去，顏色濃淡隨便自己的意思，再不會變的紫暗暗的。若是把花片浸了下去，那顏色便發悶了。」浣花笑道：「原來有這種好法子呢，我倒不曾想到，明兒我做白荷花酒，便照這樣做去。」素馨道：「白荷花要在清早時，彩那將開未開的一種蕊兒，用銅絲穿著蒂兒，倒掛在瓶蓋下面，也是一天一換，只消每天掛一個蕊兒，一個月下來，那香味便吸透了。茉莉花和晚香玉也是要用蕊兒的，掛在瓶子裡面，他自然而然的會開放了。我本有的做著，不知道這裡面可有沒有？」說著，又開一瓶，試倒了半杯，嚐一嚐道：「這是檸檬酒，香味倒也很好，你試試瞧。」浣花接來一嘗，便蹙眉兒道：「又酸又甜，比佛手片更不好吃。」蓮仙道：「你不愛吃給我吧。」浣花因便遞到蓮仙嘴邊道：「你愛吃便一口乾了。你瞧，三個杯兒都被你一個兒佔了去，人家用什麼呢？」蓮仙道：「這種玻璃杯子，你房裡不是有許多著，團兒再去拿幾個來。」團兒應著，便去拿了七隻出來，排列在一邊，珠兒便把拿來的酒瓶一個一個都打開了，斟上半杯。每開一瓶，素馨必嚐一嚐，報出個名色，教珠兒用筆記在瓶上，遞給浣花也嚐一嚐。凡是他兩個嘗過的酒，蓮仙總說是好吃的，盡把些玻璃杯子，列在自己面前。這杯吃吃，那杯吃吃，還把些香而且甜的酒，硬勸浣花和素馨兩個再嚐一嚐。浣花本是不勝酒的，雖然每一杯兒不過吮得一吮，卻是積少成多，臉上早已泛了一層紅暈。末後，素馨又把白荷花酒找了出來，斟一杯與浣花，覺得一種清香撲人鼻息，實是可愛，因便吃了半杯，把剩下的半杯遞給蓮仙道：「酒實在好，可惜我吃不了，你替我乾了吧。」回頭便叫喜兒把飯盛來。及至盛了來時，又嫌多了，減去了半碗，還是嫌多，便教喜兒拿只空碗過來，自己用箸子減，只剩一口模樣，把那減出的半碗送給蓮仙道：「你臉兒也紅了，還是陪我吃一口飯吧。」蓮仙本想把杯子裡的酒都乾了，因見浣花有了醉意，催著陪他吃飯，便把杯子推開，教珠兒也替素馨盛飯上來。素馨也說多了，便用箸子也向蓮仙碗裡減來。蓮仙忙道：「我也吃不下呢！」素馨便縮住了手，把飯都減在空盤子裡去了，眉目之間似乎露出一種不豫之色。蓮仙不禁笑了起來。素馨見蓮仙笑了，因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蓮仙道：「我想寶珠的食量不知道比我如何。」浣花道：「你問他做什麼？」蓮仙道：「我想如果寶珠的食量比我還要不如，大家的飯都要減到他碗裡去，可不難死了他呢？」素馨聽了這話，不禁嗤的笑了道：「好，好，你還講這種尖酸的話兒麼，我就偏要你吃。」說著，便把盆子裡減出的飯索性倒向蓮仙飯碗裡來，一錯手把個飯碗砸了一個大缺，飯糝兒狼藉得滿桌。浣花以為素馨動了真氣，不禁吃了一驚，陡的漲紅了臉。素馨也自悔魯莽，不禁變了顏色，弄得不好意思起來。還是丫頭們趕忙陪著笑臉上來收拾，蓮仙卻仍要個空碗，說：「無論如何我總把這飯吃了就是。」這句話本是玩笑，誰知素馨聽了，愈覺奚落自己，便含著一包眼淚站起來，回房去了。蓮仙不防素馨忽地走了，因便舍下浣花，跟著出去。

浣花恐他倆口子鬧翻，忙喚蓮仙轉來，蓮仙不應。浣花倒覺討了一個沒趣，便自納悶，走進房去，一兀頭倒在牀上，心想：「素馨的脾氣本是很柔順的，近幾個月，好像有了什麼意見，一言一語，一舉一動，總覺得有些牢騷不平似的，推原原因，無非為了個我。雖則他也不曾偏愛了誰，但是素馨看來總覺得他常在我的房裡。其實也不想，你自己每逢他出去的時候，便到我房裡來了，他回來找不到你，找到我房裡來，難道我見他來了，便把你倆口子屏逐出去不成？要是這樣，只怕你又要說我使性兒了。但

是，我也不妨試試瞧。打今兒起，我便閉門卻掃，或是明兒便回蘇州去，讓你們伴一個暢，免得使一個人夾在中間為難。」因想：「到蘇州去，婉香必定也願同去，自己園子裡的荷花必定開了。」心裡便迷迷糊糊的引起了一種鄉思，帶著七分醉意，不知不覺便自沉沉睡去。正是：

化身雖照多妻鏡，療妒須拈獨睡丸。